

鲁迅小说中的特色语言艺术

——以小说集《彷徨》和《呐喊》为例

王合军 银川能源学院

鲁迅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对我国的民主革命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犹如石破天惊,为黑暗的旧中国带来黎明的曙光,使“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精神深入人心。

1918年,鲁迅先生受陈独秀先生的邀请,为《新青年》摇旗呐喊,宣传新思想。同年4月,鲁迅先生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的问世影响巨大,它是一部振聋发聩的煌煌巨著,不仅为新文学和旧文学划清了界限,而且为新思想压倒旧思想给予了致命一击。《狂人日记》的诞生,使鲁迅先生作品的语言特色初次展露。无论是之后《呐喊》和《彷徨》收录的短篇小说,还是语丝时期的语丝体,我们都能在《狂人日记》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为了更好地分析鲁迅小说的语言特色,领会鲁迅小说中特色语言的应用艺术,本文结合鲁迅先生在1918年至1922年的小说创作来一探究竟,通过对这一时期鲁迅小说的研究,更好地认识鲁迅先生语言风格的形成与转变,探究其形成及转变的原因,品味其语言特色下的深邃洞见,同时引导大家思考鲁迅语言风格对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使鲁迅文笔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能够薪火相传。

● 鲁迅小说语言的形成因素

一直以来,后人在提起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时往往用讽刺幽默、晦涩

拗口、深刻难懂来形容他的语言特点,但很少有人解读鲁迅这种文风特点的形成因素。因此,在弄清鲁迅先生小说的语言特色之前,应先探讨鲁迅小说文笔特点形成的因素有哪些,这样才能体悟得入木三分。笔者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思考,梳理相关文献的研究与结论,认为鲁迅小说语言特点的形成一共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对鲁迅先生战士品格的形塑;二是广博吸收世界优秀作家的风格,赋予其语言的深刻性与前瞻性;三是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促使其语言风格具有强大的预言性与总结性。接下来,将具体分析这三方面的形成因素。

■ 超人哲学与战士品格

鲁迅先生文风的形成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他曾在多篇文章中袒露对尼采的喜爱与赞赏。当时的人在看了他编写的《热风》后,称鲁迅为“中国的尼采”。鲁迅在他著名的文论《文化偏至论》中就已经写道:“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尼采作为一位极具个人英雄色彩的哲学家,主张人的创造性,强调人应该拥有非凡的意志。同时,他还在酒神精神的感召下认为普通人应该主动地觉醒,与基督教、世俗进行顽强的斗争,以此成为一名新人。尼



采的超人哲学继承了人文主义,或者说尼采的超人哲学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不同于现代哲学对人的否定性和反思性,尼采始终对人的力量报以希望,鼓动每一个人利用超人哲学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在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罪与罚》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人为了自己欲望可以不惜一切地去战斗,尽管这场战斗是非人道的。

相较于尼采这种近乎偏执的认知,鲁迅先生在继承他的精神基础上更加温和与人道。鲁迅先生是中国

最早宣扬尼采哲学的人,他希望通过“超人”精神唤醒广大民众,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不要成为封建专制统治及其思想的奴隶,不要为现实的苦难所阻碍,要成为真正的具有抗争精神的人。正如他在《狂人日记》中塑造的狂人一样,狂人认清了中国五千年多人封建礼教的“吃人史”,并高呼“救救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狂人”便是“超人”,二者身份间的互文,不仅反映了两位大师所见略同,而且是鲁迅借狂人抒发自己战士的形象。可能初读《狂人日记》的读者会认为狂人不过是一个疯子的疯言疯语,是一个封建礼教彻头彻尾的叛徒。但真正的狂人不是如此,《狂人日记》在当时一经出版后,瞬间全国知识分子争相传阅,堪比洛阳纸贵。那时期的读者普遍认为狂人是一个觉醒者,是一个先知。他看似疯癫的逻辑,实则道出了五千年封建礼教的真面目。

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对文学作品中的愚人形象进行了一番研究,得出愚人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看似病态,实则清醒的智者形象存在。这种形象的设立更能为作品增添反讽意味与张力,加强文本的深度,也更加凸显了鲁迅先生的战士品格。所以,他的文学作品内容总能聚焦社会矛盾和黑暗,总让人感觉他的文字如枪如矛,狠狠地扎向封建礼教的致命处,能给人以力量,也能给人以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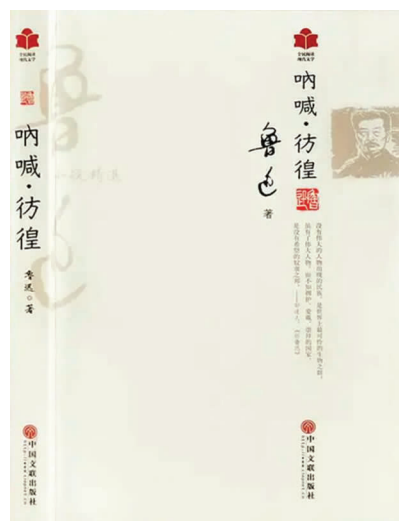
■ 旁征博引的深刻性与前瞻性

鲁迅先生语言艺术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其旁征博引的深刻性与前瞻性。深刻性与前瞻性是互相映照、互相依存的。不论是在鲁迅先生的杂文还是他的小说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二者间的关系。这是因为鲁迅先生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作家的风格,尤其是挪威作家易卜生、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还有苏联现实主义的作家,诸如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鲁迅先生汲取了这些作家的长处,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

这种经验若是追根溯源的话,还得从林纾的林译小说说起。19世纪末,由林纾翻译的一批外国文学著作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二人到日本留学后,一起将用日文翻译的外国文学翻译成了汉语,编著了《域外小说集》,一时间与林译小说达到了分庭抗礼的局面,为落后的旧中国带来了许多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常年的翻译工作让鲁迅先生涉猎许多外国文学经典。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鲁迅先生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领略了不同文化的魅力,这使得他在看待中国革命问题时往往能够切中要害。

就拿文学史来说吧,晚清时期,文学界发生了诗界、文界、小说界三界革命,标志着写作主体的主观意识觉醒,可以说是晚清民初“人的自觉”到“文的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黄遵宪在诗界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瞬间便一呼百应。梁启超先生更是将小说这种之前被认为是下三滥的文体尊为文体第一,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激发了人们对革命、对小说的重新认识。而鲁迅这时也通过《摩罗诗力说》呼应梁启超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旁征博引了外国许多名家的创作风格,尤为推崇像拜伦式英雄、撒旦这种具有颠覆性、革命性的人物形象,认为文学是改良社会的不二法宝,只有通过文学来启蒙大众的思想,改革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正途。

在《摩罗诗力说》中,读者能看到许多深刻的真知灼见。开篇鲁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古印度、古希伯来、古埃及这些古国文明衰落的原因——文气的式微。他认为这些古国在先辈们的功绩上不思进取,不求革新,最终使得自己暮气沉沉走向衰败。为了挽救中国文明的复兴,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多一些像“摩罗”派的文人,塑造具有革命性、斗争性的人物来使人的观念、文的观念不断地走向自觉。如果不是这些旁征博



引,学贯西洋的经历,鲁迅先生的文章恐怕就不能够具有深刻性与前瞻性,恰恰是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心智使得鲁迅在看待问题时就比别人看得远、看得清、看得准,鲁迅才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导师。

■ 预言性与民族性的深厚国学

除了吸收西洋之学的优势,鲁迅先生也不忘扎根民族文化。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受恩师的影响,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十分深刻。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老家做过很长时间的训诂学研究,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颇有成就。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生成、发展、演变做了相关的学术梳理,并且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在这20篇言简意赅的描述中,读者不仅能读出鲁迅渊博的知识修养,而且能看到他睿智的点评。

因此,对本民族文化的了然,使得鲁迅先生在看待中国问题、中国道路时更具预言性。在他的很多杂文中,读者都能看到他针砭时弊,语言犀利切中要害,被当时的人称之为“语丝体”,像《热风》《坟》《而已集》《华盖集》中论述了妇女问题、历史问题、革命问题、语言问题和国民性等。

正是这三种因素使得鲁迅的文风变得更加犀利、深刻、幽默。本文将围绕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一些名篇分析鲁迅先生作品的语言魅力。

● 鲁迅小说语言特点的分析

鲁迅小说在现代文学中的成就和地位都非常突出。众所周知,鲁迅小说作品的语言特点以形象性、讽刺性、战斗性著称。他的《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中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都是大家耳濡目染的经典,接下来将通过这三个篇目论述鲁迅小说独具特色的语言特点。

■ 《孔乙己》中语言的形象性

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典型的封建社会传统知识分子形象,集封建知识分子的遭遇、优点及缺点于一身。孔乙己是长亨酒店唯一一个着长衫站着喝酒的穷儒。鲁迅先生从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方面细致入微地对孔乙己展开了生动的描述,特别是一些反应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本质的细节更是形象至极。孔乙己将钱一个个地排在桌子上,在没有人和他交流时,他就问孩子们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面对店老板的讥笑,他也是一副卑颜,为自己的落魄而自贱。通过对孔乙己外部特征、个性化语言、细微动作、心理变化过程的生动描述,为读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落魄儒生的悲剧命运,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旧社会知识分子形象,表达了鲁迅对孔乙己的同情和对国民



性中冷漠看客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科举对文人的精神的残害。

■ 《祝福》中语言的讽刺性

在《祝福》中,鲁迅通过祥林嫂不幸的悲剧命运,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事实。这篇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唠叨满腹的被压迫者祥林嫂,而且用讽刺性的笔法描写了一个封建卫道士丑陋的嘴脸——鲁四老爷。鲁四老爷在文中着墨不多,但性格鲜明,且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肖像描写很传神,其中写他的两次皱眉颇有意思。第一次皱眉是在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时,文章写道:“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实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第二次是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文章又写道:“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可见鲁四老爷的皱眉都是因为嫌弃祥林嫂是寡妇,认为她有不好的命,伤风败俗,联系到祥林嫂死时四叔的话:“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一个封建卫道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这段描述中,读者能够清楚地知道鲁四老爷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迂腐、保守、顽固,坚决捍卫封建思想,反对一切改革和革命,尊崇理学和孔孟之道,自觉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他自私伪善、冷酷无情,在精神上迫害祥林嫂,才让她生存信心彻底毁灭,是导致祥林嫂惨死的主要人物。鲁迅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笔墨抨击当时的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通过讽刺的笔墨使他们愈发可恨,也展现了鲁迅先生仁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 《阿Q正传》中语言的战斗性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的一部力作,在百年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群体的异化和个人的异化是《阿Q正传》批判国民性的缘由,其根基在于私有

制所建构的等级观念对人的异化。等级观念是阿Q待人处世与自我麻痹的法宝,也是异化群体的毒瘤,它的存在让人们无法见到鲁迅所呼唤的“真的人”。鲁迅先生以阿Q的悲剧命运痛斥了私有制所建构的等级社会,它所造成的不平等性让群体和个体步入了异化的深渊。

在《阿Q正传》中,不论是阿Q、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辫子军,还是刑场上的看客,鲁迅先生都以一种战斗性的语言表达了辛亥革命中的荒诞事情。阿Q对革命没有清晰的认知,最终导致了被砍头的下场。他乐观地幻想着自己成为当权者,如何耀武扬威。在阿Q看来,权力是泄愤自己私欲的工具,却不知自己已被权力异化。正是在这一狭隘的观点之下,他才病急乱投医,急于在动荡的局势中证明自己是革命者的身份来获取权力,却不幸地为别人的罪行背锅。在去刑场的路上,他还一直自我麻醉,以为人生总是要被杀头的,把一切都归于命定的结局。直到临死前他都没有觉悟,只是觉得那些看客如一头头饥饿的狼一般注视着他、撕咬着他的血肉,他为人的尊严已完全被剥去。也许此刻阿Q会醒悟,原来在自己的人生中,自己一直扮演着看客的角色,未曾扮演过主角。

>>> 结语

综上所述,早年的求学经历和学术研究为鲁迅先生的文风积累了深厚的经验,能够让他在描述时代时更加深刻与独到。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他语言的形象性、战斗性、讽刺性。正是这些切中要害的文章使得鲁迅精神导师的形象在国人的心中愈来愈深。正如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所评价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